

社會小說
薰蕕錄
續編

中華書局
印行



民國六年五月印刷
民國六年六月發行



(薰蕕錄續編) 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譯述者 翠娜女史

潤文者 天虛我生

發行者 桐鄉陸費達

印刷者 無錫俞復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西安 汕頭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安慶 梧州 桂林
香港 廈門 汕頭 梧州 桂林 柳州 梧州 桂林 柳州
東莞 龍門 龍山 龍川 龍門 龍山 龍川 龍門 龍山 龍川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最有趣之小說

歷史小說

雄風孤島

姜漢聲譯
徐亞星譯
冊一
二角五分

傳奇小說

女才子記傳奇

蘇門嘯侶編
冊一
三角五分

是書敘述百年前拿破崙之野心與其結果，
書分上中下三部。上部述拿破崙敗於島
中之事實。中部述拿破崙一生之歷史。下部
於各種記錄中，
於各種記錄中，
及身後之情形。
讀之令人慨然。

是書專敘秦少
儂。情愛深厚。
欲一見。竟爲人所騙。及見秦少遊。反疑其僞。
故有真秦學士假秦學士之稱。情節離奇。趣
味醞郁。艷詞麗句。美不勝收。洵傑作也。

薰蕕錄續編

第一章

司台登家素貧。平時藉打槳爲生。至是河水冰結。不能行舟。其財源殆如涸河之水。凝絕不通。乃大窘。不得已。往登柏爾家告貸。登柏爾自無不允。且約翌明晨往餐。餐後。復偕予乘白蘭福驛車。往倫敦橋觀烹牛。時河中之冰。厚逾三尺。行人均履冰而行。間有冰薄處。則均立一木柱。示人勿近。並有長繩。防人下墮。時以便援救。冰上處處立臺。彩旗飛舞。頗覺悅目。橋脚下炊煙四起。無數人聚而烹物。而尤奇者。則爲烹一全牛。予二人立視久之。復至河中。是日天氣至冷。朔風撲面。冷乃異常。登柏爾不能耐。乃邀吾儕向黑僧橋行。擬至却林克老司乘驛車歸。忽北風一陣。掠頂而過。登柏爾之帽。乃墮地。碌碌而轉。登柏爾亟。僕

身追之。顧帽行速。卒不能得。觀者均嘩然笑。予忽聞。喟然一聲。衆笑驟止。起爲驚呼。則登柏爾已陷入薄冰中矣。予亦不暇思慮。亟取繩縛臂。躍入孔中。覺奇冷刺骨。手足幾裂。少頃。覺有二手攀予足。予知必登柏爾矣。乃以手堅握之。亟自收繩。予身漸漸出水。及至冰上。則予已慄慄欲暈。耳際作小鈴聲。不已。第覺有人舁一梯至。置予其上。至其後如何。則已不復知矣。歷久。乃始張目而甦。則天已入暮。漆黑不能見一物。予身似臥榻上。因思此必登柏爾家矣。旣念予臥冰上時。彷彿見登柏爾已暈。則他人何能知登柏爾之家。而舁予至此。且登柏爾又何往。旣聞有呻吟之聲。辨之。果登柏爾也。於時門呀然而闢。一室陡明。見有一僕持燭入。置之案上。予曰。先生。此何地耶。僕曰。旅館耳。言次。卽返身出。予四顧。見室至湫隘。登柏爾卽在對面榻上。仰天而臥。呻吟不已。予視之良久。目漸闔。亦不省於何時入睡。至次晨甦。則已精神健復如常。登柏爾亦能起步。付

旅館值後。遂偕予乘驛車而行。途中登柏爾。黯然勿聲。但頻握予手。以示感謝。至福亨。予恐司台登父女懸念。遂別之下車。及抵家。推門入。寂無一人。上樓。見茉莉方俯首而坐。蹙額若有深思。予躡足至其前。彼猶未覺。予不禁噴聲而笑。茉莉一驚。及昂首見予。乃亦笑曰。促狹兒。汝昨夜何勿歸。累予疑慮不止。蓋汝允我下午卽歸。予以爲汝信人。當不致失約。而吾父則謂少年人一遇樂事。卽曾立誓。亦且忘之。何況失約。予初不信。不謂汝竟實踐其言。予笑曰。茉莉恕之。吾昨日蓋從登柏爾先生游冰穴中。茉莉哆唇微哂。予知其勿信。乃詳告以始末。茉莉始作色曰。嗟夫。敬謝上帝。汝乃竟得安然而歸。又笑曰。汝今者之歸。實爲更生。吾無他賀。可任汝一吻。吾唇言次。側頸以待予吻。予卽親之以口。茉莉微笑曰。卻考伯。今予以吾唇賀汝。後此則勿能矣。要則更入冰窟一游耳。予曰。予亦願此一吻。爲最後之紀念。茉莉詫曰。是何言。旣而曰。吾知之矣。吾知汝心。

中必另有一美人在也。然乎。予覩其嬌憨之狀。不禁失笑。因思此女長成。不知將顛倒若干人矣。及暮。司台登提壺而歸。渠蓋已知吾人墮水之事。特沽酒而歸。爲予壓驚去寒。予心至感。餐後。三人共飲。盡歡而散。次日。予往視登柏爾。則猶臥於榻上。蓋已病矣。予乃留於其家。爲視湯藥。登柏爾固愛予。迨墮水以後。則其愛予之誠。又增一度。卽慈父之於愛子。當亦未能過之。嘗言舟業太賤。欲爲予另覓一可恃之職。然予鑒於前此依人之苦。勿欲更仰人鼻息。而登柏爾猶數言不已。及彼病愈。予向之告別時。彼竟欲乞予爲其螟蛉。言時。以手堅抱予。現爲誠摯慈愛之色。予心大感動。淚幾奪眶而出。因曰。蒙先生愛予至此。人非草木。豈不知感。然昔者德露芒夫婦。亦嘗愛我。而其結果。則君已見之。故予誓勿依人以生。先生果愛我者。則但從予之言。予卽感激不盡矣。登柏爾見予意堅決。則亦不復更言。但曰。卻考伯。汝年尙少。何可以些微冤抑之事。永矢勿

緩。由是以往。且一變爲厭世心矣。是豈少年人之宜哉。汝果欲圖自立。自是佳事。惟汝當自勉之。予唯唯。乃與握手而歸。入室。見司台登已他出。茉莉憑窗而坐。寒風拂其鬢絲。裊裊而舞。兩頰凍紅如胭脂。彌復可愛。予因曰。茉莉。何爲當風而坐。獨不畏寒耶。茉莉回首見予。曰。歸耶。適有一人來視汝。予曰。其人爲誰。茉莉笑曰。汝試猜之。予曰。湯姆父子乎。茉莉搖首曰。否。其人之鼻。至大。予見之幾失笑。予曰。是必先生道珀斯矣。茉莉笑曰。誠然。彼曾告我。謂爲汝之先生。臨行。囑予告汝。謂明日下午當復來。予因告以下午不若夜中。因卻考伯有二友。亦約於明日夜中也。卻考伯。汝更猜之。此二友爲誰。予曰。除湯姆父子外。尙有誰哉。茉莉曰。然。予忽憶及先生酒醉事。乃正色曰。汝約先生於夜中來。則必與湯姆相值矣。吾意必非先生所願。茉莉詫曰。是何勿願。彼等豈爲仇讐耶。予因以前事告之。茉莉笑曰。卻考伯。汝前授我書中。不嘗云乎。人生於世。猶之行舟。

於海。其最險之礁石。卽煙酒是也。先生訓人多矣。乃亦躬自蹈之。予曰。否。先生酒醒後。卽自知其謬。以此之故。乃不願見湯姆父子。今吾雖以其事告汝。惟汝萬勿於人前詢之。致彼羞愧無地。茉莉曰。諾。又笑曰。汝先生學問高。其視他人。盡以嬰兒愚人視之。明日必令其一覘我之學術。當始悟也。予曰。其術如何。茉莉曰。汝可勿問。惟汝今日亦有暇授書乎。予曰。何必俟暇。但予一日勿死。必授汝書。勿輟。茉莉不禁失笑。方欲有言。忽聞履聲蹙蹙。則司台登已推門入矣。

第二章

次日予課茉莉竟。時已入暮。忽聞歌聲自樓下至。予知爲湯姆父子來矣。乃持燭至梯次迓之。老湯姆令其子先上。始蹣跚而登。相偕入室。小湯姆固頎偉。而於茉莉之前。則更欲爲昂藏之態。仰其首。凸其胸。勢洶洶然。若欲與人鬪者。予見之。幾失笑。而茉莉對之。殊冷雋。但絮絮與老湯姆言。小湯姆大失所望。喑曰。

噫何耶。此舟乃忽轉棹。予笑曰。殆風色變耳。時見老湯姆蹣跚至予側。遂止而勿言。老湯姆曰。卻考伯。茉莉姑娘。謂汝近又躍入河中。然乎。言次。司台登人。因曰。是何足奇。蓋亦天性使然耳。老湯姆詫曰。是何言。小湯姆曰。吾知之矣。凡人畏寒。固爲天性。特爲救人之天性所勝耳。司台登鼓掌曰。善哉此言。不謂除我而外。尙有知天性如汝者。孺子誠可教也。噫。樓梯間履聲登登。何人至也。老湯姆曰。汝耳。非聾耶。胡乃敏於吾儕。司台登曰。然。吾耳能聞時。固較常人爲尤敏。予與茉莉不禁失笑。於時室門已闢。道珀斯緩步而入。予亟前迎之。先生握予手曰。卻考伯。汝佳乎。噫。舟長亦在此耶。言時色至不豫。小湯姆前曰。先生。吾父與我。前此醉後失理。幸勿介介於懷。先生初意。蓋恐湯姆暴其醜於衆前。故不欲見。今聞此語。意乃少釋。老湯姆亦曰。爾日。予方無事。且酒適在側。忍俊不禁。乃始稍飲。不圖竟醉致開罪於先生。先生幸勿見責。先生默然不答。茉莉亭亭。

起立。以柔荑握先生之手。嬌聲曰。先生。汝來已許時矣。何竟不與我一言耶。今當傍我而坐。伴我飲酒可乎。先生以目注視女郎。目中乃發爲異光。柔聲曰。女郎命當無不從。予見狀。因回首以視小湯姆。則見其目眈眈視先生。幾欲迸火。及見衆人均坐。始亦傍女郎而坐。小湯姆之側爲司台登。予及老湯姆。則介於司台登及先生之間。以案小圍坐。幾無隙地。老湯姆伸足誤踐先生之履。先生亟歛其足。移椅益近。女郎幾與並肩。老湯姆亟謝之。而不知先生以此得親美人。香澤方幸。老人之踐之也。而其左側一人。則方目灼灼然。鬱爲奇怒。旣而女郎復盈盈起。啟廚取酒。並菸草等。置案上。始復歸座。司台登取菸一撮。納煙斗中。倚身於椅背曰。諸君恕之。予將吸煙矣。老湯姆曰。予亦願試一吸。蓋吸煙後。口必渴。飲酒當更有味。小湯姆見酒。容色已漸霽。至此卽曰。予則不須。今已渴矣。言次。卽去酒瓶之塞。納口中。吸之。酒旣入腹。則其面色立現爲笑容。曰。卻考

伯。汝亦飲乎。予曰。今尙勿欲。茉莉聞言。笑謂先生曰。先生如何。先生搖其首。茉莉曰。然則吸煙。先生曰。謝女郎。予素勿能吸煙。茉莉曰。試爲之。亦何礙。豈吾儕下等人不足與先生共吸煙耶。先生亟曰。是何言哉。予安有此念。茉莉曰。然則何以勿吸。言次起立。復自廚中取二煙斗。出一授老湯姆。一則納煙燃之。以授先生。先生勿接。現爲躊躇之色。俯首自視其衣。茉莉乃自啐曰。吾誠不自知矣。我何等人。乃亦請先生吸煙。言次。卽欲以煙擲之地。先生亟曰。女郎勿見罪。予吸可矣。乃取其斗。納口中。煙誤入喉。嗽勿已。淚亦迸出。茉莉亟隨其背曰。先生嗽矣。是吾過也。先生不答。但搖其首。小湯姆笑曰。卻考伯視之。汝先生方於煙霧中作鴨視也。予竊笑曰。先生蓋欲於煙霧中登舟耳。小湯姆微哂。時先生方癡然注視女郎。初未嘗聞二人之言。茉莉亦時舉明眸矚之。若嗔若喜。其狀乃可醉人。忽聞老湯姆曰。茉莉姑娘。汝勿故故視先生之鼻。曷以酒杯授我。茉莉

微笑。亭亭至廚次。取五杯置案上。老湯姆取其一。注酒而飲。謂先生曰。君亦欲飲乎。時先生之菸斗已燼。乃擲菸尾於地。狀如得赦。聞言。亟曰。勿勿。汝幸勿更勸我飲。茉莉詫曰。是何爲哉。吾知老人勸酒爲狀。弗恭。予當斟滿此杯以奉先生。先生亟曰。女郎恕予。無論何事。女郎凡有命者。無弗允。惟飲獨不可。女郎哂曰。飲且勿可。尙論其他。又曰。一人向隅。則合座不歡。況先生爲吾家上客。禮當共飲。先生窘極。但蹙額頻搖其首。而茉莉已舉杯近其吻。且曰。必飲此杯。否則卽爲輕予。先生曰。女郎恕之。蓋予實嘗立誓不復飲也。茉莉曰。對聖經誓乎。先生曰。雖未。然心中固如是思也。茉莉笑曰。然則安能名之爲誓。今予先飲一半。以減其量。倘並此區區亦却之者。直輕我矣。言次。俯首自飲。而其雙眸則仍偷視先生。先生窘極。兩頰盡顫。而噤。茉莉飲竟。嫣然一笑。以杯授之先生。先生方欲接。旣復歛其手。如是者三。始毅然接杯而飲。茉莉意大得。視之微哂。先生飲

既置杯於案上。面盡頰。四顧座人。若竊兒懼人。知其罪者。而茉莉意猶未足以手憑先生之肩。堅欲其更飲一杯。予恐先生慙。且茉莉至拘執。爲事必達其目的。始已。乃亦勸先生飲。且自注酒杯中。陪之飲。老湯姆笑曰。先生嘗斥酒爲劣。然今日之酒味。當佳矣。予曰。煙酒雖非佳物。然飲吸少許。固無礙。老湯姆曰。然司台登出其煙管曰。此亦人。既思此。無天性可言。乃復納煙管於口中。不復作聲。老湯姆舉杯言曰。此酒爲先生壽。願常有美貌之女。郎伴之飲酒。小湯姆哂曰。先生年老如此。當亦自知。安肯尙效少年人所爲。老湯姆曰。先生之心。汝又何能知。譬如撒兒之履。人均惡其污。孰知其內乃藏十鎊金耶。小湯姆曰。何名撒兒。老湯姆曰。此古典也。先生。汝亦知之乎。先生時方癡視茉莉。聞語乃始如夢初醒。亟曰。舟長喚我何爲。老湯姆復語之。先生曰。歷史中未有所謂撒兒者。老湯姆曰。然則我較汝爲博矣。撒兒者。泰伯奈兵艦中碧兒之妻也。性頗甚。

蓬首垢面。襤褸如乞丐。卽其履。亦但著其頭。從不肯耗其心力。一拔後跟。顧碧兒獨愛之一口薄暮。其妻來視碧兒。欲往舵樓納涼。至梯半。其一履忽墮。舞旋而下。其妻呼曰。碧兒趣爲我拾之。碧兒奉命立奔下梯。四覓竟無踪跡。碧兒以爲人藏之。遍問諸人均笑曰。汝妻之履人見之。且嘔誰欲藏汝者。碧兒無奈。乃另往購新履。令其妻著之。歸其一履。則鄭重藏之。囊中其侶見其愁狀。均鼓掌而笑。而碧兒猶苦苦問人藏其一履否。衆益笑。顧無答之者。碧兒乃愬之大副。請其發令一搜。大副斥之。謂吾事冗甚。安有暇顧及汝妻之履。碧兒猶堅請大副置之勿理。碧兒無奈。乃就其耳低語。頃之大副雖怒其無理。然竟令執法員命衆兵士四覓。久久不得。及次日始得之。於豚柵中。亦不省何人作此惡劇。但恨恨而已。執法員以履呈大副。碧兒取刀剖其裏。得十鎊之鈔票。其後凡人之不可以皮相者。皆稱之爲撒兒之履。云司台登聞言。徐徐出其煙管於口曰。予

前見一事亦頗與此相似。當予在西納司兵艦司舵時。年猶未老。大副性至嚴。一日至艙外巡視。見礮下有一舊帆布之袴。卽厲聲詢爲誰者。衆知言之且受懲罰。乃均默然不聲。大副怒。以袴擲之河中。其後一兵士曰威廉者。告予曰。此袴實爲我者。今雖擲之河中。隨潮而去。然潮轉時。必仍歸汝。倘見之。幸爲取起。予必酬汝三先令。予謂袴且沈矣。威廉曰。否。是必不沈。予以爲誕。一笑置之。次日袴竟隨潮而歸。予大異。取授威廉。詢其故。始知此袴腰中實藏一小兒之臍帶。老湯姆曰。噫。小兒之臍帶竟能入水。勿沈。是誠妙用矣。司台登曰。此亦不過迷信耳。老湯姆曰。然則何以能乘潮而歸。茉莉曰。先生當能解其故。先生曰。司台登之言不謬。此實迷信耳。當吾國未開通時。此等可鄙之俗。實至多。及今科學昌明。迷霧漸消。雖尙有一二愚民。猶深信其說。然亦鮮矣。老湯姆曰。既能不沈。則是效果彰彰。何得斥爲鄙俗。先生不能答。但搖首曰。汝腦筋實至鈍。老湯

姆愕然四顧曰。孰爲腦筋者。先生不禁失笑。小湯姆曰。先生之言。實未盡然。前者予嘗至禮拜堂。聞牧師之言曰。以汝信仰之心。卽能踐彼實地。或威廉深信臍帶之不沈。故竟能如其所思。亦未可知。先生笑曰。汝專工強詞奪理。我殊無以爲答。茉莉笑曰。我雖不學。然喜聞深奧之言。今先生所言。不解者竟居其半。由此足見先生學問之博。惟不省我他日亦能解之否。先生曰。我親愛之女耶。是何勿能。汝但於暇時。多種學問之苗於心田中。則其收穫固可必也。茉莉曰。先生之言固耶。然則我當從先生學可乎。先生曰。是何不可。汝能有志於學。吾固深喜之也。茉莉乃大樂。因以菸酒奉先生曰。請爲弟子。不可無贊。願先生受之。先生意得。遂亦勿却。以菸燃火。以酒注杯。少頃。但見濃煙縷縷降。先生之面其面已不可見。惟其巨大之鼻。尙於煙霧中微露其尖。爲狀乃如霧中之船頭焉。